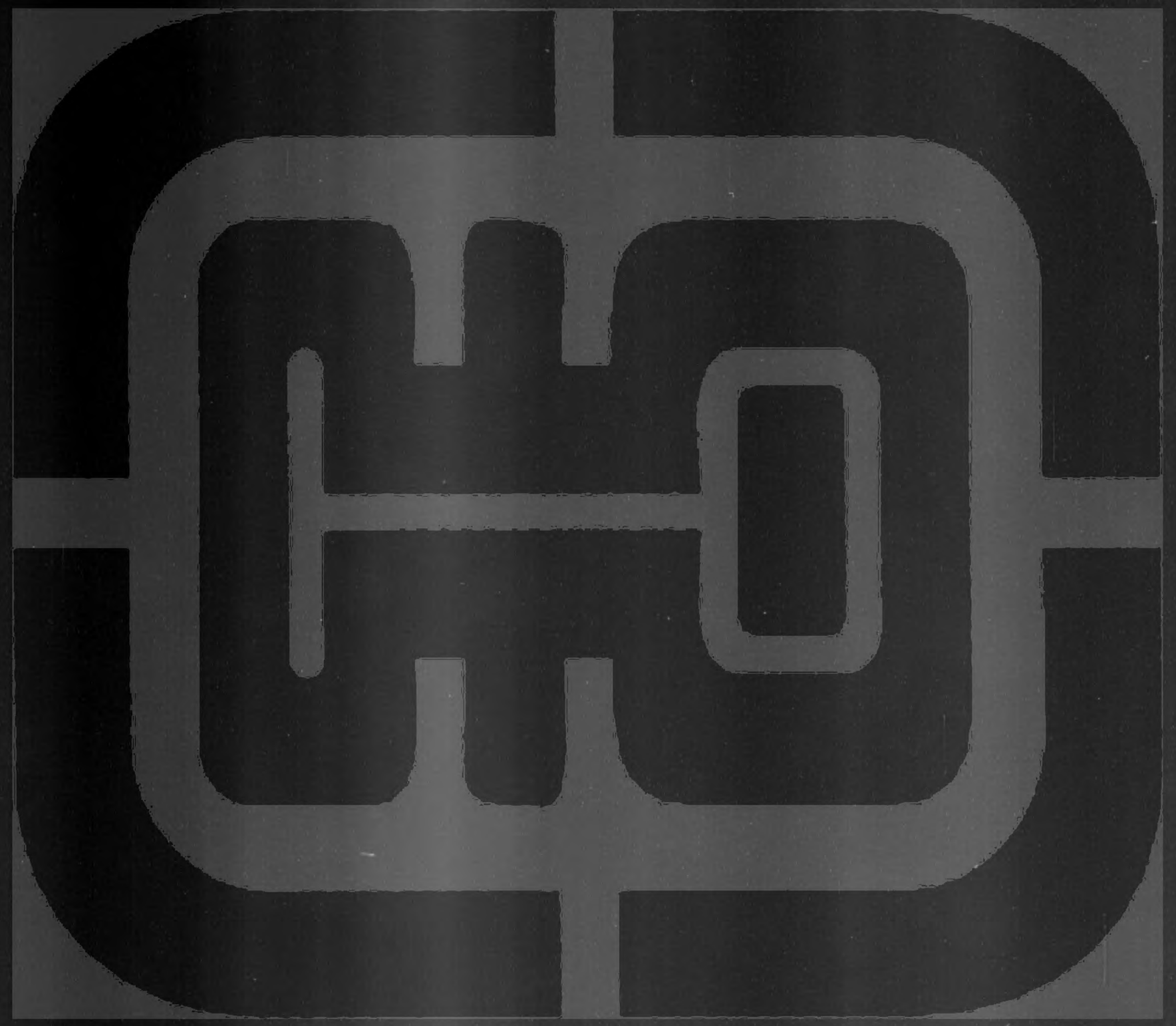


前趙錄八　春秋卷第八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劉宣

劉宣字士則淵之從祖也初爲北部都尉右賢王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讀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

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質性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薄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卽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任之仕至丞相太尉

劉盛

劉盛淵之族人也仕爲領右衛將軍封安昌王

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重任衛尉西昌王劉銳等耻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殺聰盛執正不從和怒命左右刃之

劉翼

劉翼仕淵爲別將驍勇過人膂力善射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飛羽淵甚器異

之以爲征虜將軍

劉胤

劉胤字義孫曜之世子前妃卜氏所生光祿大夫卜泰之甥也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髯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眞之比也（義眞曜子儉字）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曜曰臣藩國之嗣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欵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

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也奈何言訖諸藩國乎義眞既不能違追太伯高讓之風吾當爲卿更以一國封之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靳準之亂胤没於黑匿郁鞠部至曜光初七年胤自言於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泣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騎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群臣亦屬意焉曜顧謂朝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

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不堪令世之多難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慶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故世子且材器過人涉歷艱阻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也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傅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爲廢太子非也昔周文定嗣未建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聖朝之模範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高絕於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賢王況儲宮者民人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今陛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

下苟以臣爲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欲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以明赤心不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年氏所生年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胤母卜氏爲元悼皇后嘉胤勇卜泰之公忠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尋遷大司馬徙封南陽王以

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傑爲之拜胤爲大單于都督及曜之末關中擾亂遂爲石虎所殺

渊后單氏

單氏單徵之女北海王乂之母也以渊河瑞二年立爲皇后渊死聰即僞位改元光興尊爲皇太后單氏年少姿色絕麗聰遂蒸之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

聰后呼延氏

呼延氏武元皇后匈奴中人淵后之從父妹也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遂以光典元年立爲皇后先是聰以弟乂爲帝太弟后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百年後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爲之計后曰事久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搆間其中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妾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心然之后至嘉平二年春正月立

聰后劉氏

劉氏武宣皇后新興人僞太保劉殷小女名娥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恒止之敦玩彌厲每與諸兄弟辯論經義理致超然兄常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聰既僭立納爲右貴妃未幾立爲皇后

聰將起鸞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曰朕將營二宮豈問汝鼠子乎命左右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勑旨將爲營殿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爵賞而反欲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忽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使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變色大司徒任顗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得風患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

愧戢於心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而謝之以后表示之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后聰明善機諫聽所爲不道多規正之及死僞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尤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

曜后羊氏

羊氏獻文皇后卽晉惠帝后也名獻容太山南成人祖瑾父玄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后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洛陽之陷遂没於曜曜僭僞位立爲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竝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爾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遂干預政事生三子以曜光初五年卒僞謚獻文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獻烈皇后少孤爲叔父侍中大司徒劉昶所養曜光初八年立爲皇后明年寢疾及篤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父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卒僞諡獻烈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名芳侍中劉皚一作愷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曜追念之遂以光初十年立爲皇后姿德才色邁於別宮

春秋第八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前趙錄九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春秋卷第九

王彌

王彌字子固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頠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勇畧善騎射膂力過人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少遊俠京師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與劉淵友善後從洛陽東歸淵餞於九曲之濱

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吾患耳吾本無官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興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皆爲之流涕惠帝末年妖賊劉伯根起兵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童從之伯根以彌爲長史伯根死彌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遂爲群賊彌多算計凡有所掠豫策成敗後引兵入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晉太傅司馬越以公車徵東萊麹羨爲本郡太守討彌彌擊殺之兗州刺史苟晞帥兵逆擊彌彌遂大敗遣使降淵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彌收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克彌進攻太山魯國譙梁陳郡汝南頓川襄城諸郡遂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克豫四州所過陷沒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來衛京師凉

州牧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來援彌入自轘轅
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彌至洛
陽屯於津陽晉以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
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
彌兵大敗遂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
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遂走渡河與其黨
劉靈王桑等自軹關如平陽歸淵淵聞而大悅
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
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
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軌拂席洗爵敬待將
軍彌至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
如竇周等耳今眞吾孔明仲達也烈祖有云吾
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也署爲司隸校尉加侍
中特進靈爲安北將軍桑爲散騎常侍彌固辭
使隨劉曜寇河南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
上黨圍壺關東海王司馬越遣淮南內史王曠
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與彌戰於高都長平間
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拜彌侍中都督青徐兗

豫荆楊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封東萊公遂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晉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太陽討淵虎步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拒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宮東海王越拒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歸於平陽復以二千騎南出轘轅攻冤襄城諸郡縣東海王越遣薄盛等率兵追擊之彌師敗績還戍平陽遣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東狥青州且多齎金寶還鄉里招誘亡命并迎其室淵許之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會淵死聰即位彌與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復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進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冤徐兗因破越軍復與曜冤襄城進逼京邑縱

兵大掠曜禁之不從乃斬其牙門王延以狥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勸小下之於是詣曜謝罪結分如初既而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勸王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固守不從彌策焚燒而去彌怒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引衆東屯項城曜初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忿之至是嫌隙遂搆洛川之戰百官殲滅殆盡惟司隸校尉劉暾以鄉里宿望得免於難因說彌曰今群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始安王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據本州徐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業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拜暾爲大將軍封齊公初石勒屢侵洛陽多遺勒美女寶貨相忌常密爲之備彌破洛陽

以相結納會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心惡之乃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欲陰圖之劉暾又勸彌使召曹嶷藉其衆以誅勒乃爲書使暾詣青州召嶷引兵會已且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潛殺暾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帥所部兵數千人去彌彌益衰弱勒右長史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因請彌燕於已吾彌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長史張嵩切諫不聽勒伏兵襲殺之已吾前作已營

劉靈

劉靈陽平人也少貧賤年二十餘厮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馳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嘗撫膺而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兵自稱將軍與王彌冦掠趙魏進攻洛陽彌軍敗績乃言於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爺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

之可乎靈然之遂與彌俱降於淵淵署爲平北將軍與石勒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所在克捷遷安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屯廣宗晉王浚遣別將祁弘襲擊殺之

張嵩一作高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旣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活嵩初爲王彌長史彌之與劉曜相攻也嵩切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目見王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深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罪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蔣范生乎各賜嵩黃金百斤及石勒已吾之讒嵩固阻彌不行彌不能聽竟爲勒所襲殺嵩遂歸仕於淵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
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
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卵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
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
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
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又
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十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
之七年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
人辭不赴命司空齊王司馬攸辟爲掾征南將
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
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
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
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
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色養無主故耳
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

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荆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之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寡感學識超世此人終當達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既而曾祖母死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殯在室而西隣失火風飈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樹庭自是名譽益著及爲聰相不犯顏忤言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聰每與群臣議論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後爲聰暢敷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一云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周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殷以聰嘉平二年卒追謚曰大昌文獻公

王延

王延字元壽（一作延元）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恒取補禳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既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之延求魚不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尋汾河扣凌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已子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年至六十方仕於淵及聰

嗣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劉粲之立靳準作亂自稱漢天王置百官以延者德顧望謀之於延將以爲左光祿延弗從乃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右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兼誦詩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之謂之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不過二三日辟書必至其暮果徵爲黃門郎人曰君矜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直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崩巔臣若早聞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冤之禍不亦可乎淵乃大悅元達在位忠謇屢進謹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聰既嗣位轉爲廷尉聰將爲劉氏起鬾儀樓於後庭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命左右將出斬之大司徒任顗等叩頭流血請免劉氏亦手疏切諫聰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遨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昏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彌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遷爲左司隸聰欲立左右貴嬪爲左右皇后元達以三后竝立殊非典禮極言諫之聰不納乃轉爲右光祿大夫於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請讓元達聰復

以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元達素與太宰河間
王劉易善引之爲援得盡諫諍及聞易死哭之
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
用此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時人莫不寃之

王廣

王廣字廣之不知何許人永嘉之亂聚族避世
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
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子遺將士泣謂
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者
哉城陷被禽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千蠻
囚廣將詣芳廣有女容質甚麗慷慨有丈夫之
節芳見其美色納之甚有寵入經一旬女於閨
室伺芳睡引刀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
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
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
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正欲誅汝
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

於通衢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色無變容言終自
殺芳止之不可時年十五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談易郭璞見
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珝曰吾大
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
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
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
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

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
吾此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
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於龍門
山淵僭號徵拜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
各有心卜珝之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
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
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
聰問何時可平珝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克
之必矣聰戲曰勝吾勞先生一行可也珝曰臣

所以行不及裝者正爲是也聰大悅署翊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慎勿紛紜遂從鎮北將軍靳冲攻晉陽一作大原不克翊卒先降冲據收翊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之

趙染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蒲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聰聰以爲平西將軍次於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劒也帥精騎逆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輕而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過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繼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

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牀枕而死及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後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怖而寤旦將攻城中伏弩卒

范隆

范隆字玄嵩父方魏雁門太守隆方孕十五月而生四歲亡父既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冊府云廣史不載官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事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大亂隱迹不應州郡辟命晝耕夜讀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彌不復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遊山見一老父於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遂與紀依於淵淵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後累遷尚書令儀同三司曜既僭立進爲太尉卒贈太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歸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淵師事之從受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既僭僞位徵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喪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杖而能起晉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感旁人秀出而語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廬於墓側家貧藜藿不充妻子不免於飢寒及頠爲僕射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

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胃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仗劒而死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晝夜誦讀博通五經尤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蛇猛獸皆繞其旁是以淵及聰屢徵皆礙而不得進景道私以此自喜至曜光初中出山廬於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復辭曰余在萬山中艸木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朝家

事非山野小人所願聞也更移窮谷中人悉不
見後曜置崇文祭酒復以明經擢景道爲之亦
不就竟以壽終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
每過小學必歛衽流涕暇時拾薪以顧書生抄
書板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忘失羊豕其主笞
之育甚有慙色將離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
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豕給其衣食使
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
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女妻之別爲立
宅分之家產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不與
俗偶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閭名士太守
杜宣命爲主簿及宣去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
宣宣不出迎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
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吾畏
死鷁邪育執刀叱攸曰王辱臣死自古而然我
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

辱我君汝謂我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耀徒跣挽育乃止由是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盜賊奔竄遷并州督護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育爲振武將軍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使鴆合義衆以赴國難育說穎曰元海今去恐不復至臣請爲殿下促之穎以爲然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爲右光祿大夫河瑞之末遷右僕射及聰僭位歷位大司空太保太傅卒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勵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榮陽平爲盜所劫敏元已免復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以身代辭旨慷慨義形於色盜遂釋之俱免於難仕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杜育

杜育字子光少從濮陽人爲賊其母怒笞之育

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頭育爲賊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九卷

前趙錄十

春秋卷第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郭汜

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爲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而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興君門戶士遂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軀極醜陋當時莫比樸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仕淵歷聰及曜之世位

至侍中司徒

李景年

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孤貧見養於叔父嘗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艸木寫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麒麟久蹲鹽坂乃令娶妻授學遂歸仕淵長平之戰聰馬中流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直前得免於難以功封梁鄒矦歷虎牙將軍

王延年

王延年字季海江都人性至孝年十五喪二親每言及之未嘗不嗚咽悲慟每忌日三日不食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復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至太宰

王雋

王雋字玄英上郡人也有幹藝之稱雋年八歲

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
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
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
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遺孤相長以至於今
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
於是以雋授密而去密後亡雋勺水不入口者
五日雖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匈奴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
禮仕淵爲折衝將軍遷廷尉轉冠軍大將軍領
單于右輔聰嗣位仍署冠軍大將軍加司隸校
尉嘉平三年從中山王曜攻長安城陷不爲設
備爲晉將麴允所襲殺

喬晞

喬晞前部人仕淵冠軍將軍使帥衆寇西河攻
界休界休令賈潭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
及陷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
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

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焉宗氏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其婦乎何不速殺我遂仰天大哭晞亦殺之淵聞而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潭及宗氏尸葬之賈潭晉書作賈渾

陳安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庄人也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精騎千餘以討叛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刺安安被創馳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曜舉兵攻張春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安退屯緜

諸保歸上邽未幾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
勸保誅韜且請擊安保皆不從春怒幽保殺之
立保宗室子瞻爲嗣稱大將軍安乃表曜請討
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春奔枹罕執
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遂奉保喪以天
子禮葬於上邽及曜克安定振旅而循隴右安
乃郊迎後又請朝於曜曜時疾篤辭而不許安
怒以曜爲已卒大掠而歸氐羌多應之安士馬
強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
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攻曜征西將軍劉
貢於南安會休屠王厄武引兵攻上邽安懼遂
解南安之圍馳歸遇於瓜田安衆大潰收餘騎
奔隴城武遂進圍安於隴城曜又親率大衆繼
之安頻出挑戰累爲擊敗斬於澗曲安善於撫
綏吉凶險夷與衆共之部下小將劉牙趙牢路
松多等堅戍不已及其死城內得尸隴上人思
之爲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一作壯士有陳
軀幹雖小腹中寬慶養將士同心肝騄驦駿

馬鐵瑕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一作奮如湍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一無此二句戰始三交失虵矛十騎俱盪九騎畱一無此一句棄我騄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一無此一句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阿呵嗚呼奈子何嗚呼阿呵奈子何二句一作一去不返奈若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張寔

張寔皇太后張氏之侄聰之舅子也仕聰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後爲輔漢將軍聰納其二女以爲貴人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卜崇

卜崇仕聰左衛將軍爲人清直不與世浮沉與少府陳休素惡中常侍王沉等諂佞用事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沉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之曰沉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崇應之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

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閽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沉等遂譖之於聰以與太弟乂通謀聰臨上秋閤收崇斬之休亦見害

呼延寔

呼延寔匈奴中人仕曜爲征南將軍曜之攻氐羌楊難敵也軍中大疫曜亦寢疾欲還恐難敵蹑其後因與羌和署難敵爲武都王時秦州刺史陳安欲窺虛實詐言請朝曜以疾篤不許乘馬輿還使寔監輜重於後寔帥精騎邀擊之寔進退無路與長史魚汶於安安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孤當與足下共定大業寔叱之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智能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之

魯憑

魯憑仕曜爲長史曜自攻氐楊難敵還憑與
呼延寔帥精騎一千監輜重於後陳安邀擊獲
之時隴上氐羌皆附於安安士馬強盛有衆十
餘萬乃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
四州牧涼王署憑爲參軍憑對安大哭曰吾不
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
可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安遂
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害賢
人是塞天下之情也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
妾之心況於四海分崩乎今陳安於招賢採哲
之秋而殺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
也既而安果見害

崔岳

崔岳字元嵩爲朝鮮令曜弱冠時遊洛陽坐事
當誅亡匿朝鮮無以自給因變姓名爲縣小吏
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乃叩頭自首流涕求
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
也今詔捕卿卿甚峻百姓聞之不可保也此縣幽

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惡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眞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岳歷位至大司徒漢昌之世贈烈愍公曜既僭號念其前勞追贈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田崧

田崧字子岱仕曜爲大鴻臚遷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初氐羌楊難敵聞曜平陳安與弟堅頭同奔漢中至是自漢中來襲仇池城陷崧爲難敵所執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嗔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爲劉氏可謂盡忠得不能盡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若本奴才安敢希冀非分吾寧爲國家鬼

豈可爲汝賊臣何不速殺吾顧排一人奪取其
刀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

遊子遠

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不倦年十五至洛
陽張華見而謂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
仕曜光祿大夫直言敢諫累遷至大司徒錄尚
書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傅虎

傅虎仕聰討虜將軍晉陽之戰虎以參軍從中
山王曜曜與魏穆帝子六修戰於汾東曜兵敗
績墜馬身中七創幾爲六修所殺虎以馬授曜
曜不受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卿當乘以
自濟吾創已甚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小人蒙
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始
基大難未弭天下可無虎何可一日無大王也
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聰甚哀之追
贈幽州刺史

臺產

臺注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傳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劉均舉雋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雋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雋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矣

陝婦人

陝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曜時寡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終身不嫁後其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誚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烏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

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餘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春秋第十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後趙錄一
石勒上
後趙錄二
石勒中
後趙錄三
石勒下
後趙錄四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卷第十二
春秋卷第十三
春秋卷第十四

石弘
後趙錄五
石虎上
後趙錄六
石虎中
後趙錄七
石虎下
後趙錄八
石世
春秋卷第十五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卷第十七
春秋卷第十八
石遵
石鑒
後趙錄九
石閔
後趙錄十
石肇
石堪
石生
石聰
春秋卷第十九
春秋卷第二十

石遂
石斌
石樸
勒母王氏
勒后劉氏
虎妻鄭氏
虎妾陳氏

後趙錄十一

佛圖澄

單道開
道進
麻襦

後趙錄十二

徐仲
張賓
郭敬
汲桑
徐光

王洛生
李陽
張越
王談
樊坦
徐龕
桃豹
張樓
魏豹
張彌
張謐
裴憲
傅暢
續咸
盧諶
張躍
薛閭訓
邴輔

申錄
周延
韋謏
邢嘏
宣咸
郭穆
沐堅
張進
趙明

孟卓
劉群
王安
陳武
劉光
解飛
孫輝
郭權
麻秋

張才
蔡裔

後趙錄目 畢

後趙錄一

春秋卷第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魏書作小字匐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分散居于上黨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干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竝爲部落小卒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向者

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
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胆畧雄武好騎
射曷朱性凶麤麤不爲羣輩胡所附每使勒伐已督
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
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
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
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
鄔人郭敬陽曲窜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
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前後勒

私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
於所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一作隸書私心
自喜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
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太安中并州饑
亂勒與諸小胡亾散乃自鴈門還依窜驅北澤
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
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
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
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

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賞（一作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嘱其族兄陽及兄子時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荏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浚字彭祖）可圖也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忠耕於野常聞鞞鐸音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隣於馬牧勒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一云列國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噩僕呼延莫郭黑畧
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
復東如赤龍驟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
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司馬頴敗乘輿於蕩
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頴幽辱天子使鮮卑擊
之頴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
於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頴爲名河間王
司馬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頴
是歲劉淵稱漢王於黎亭其二年頴故帳下督
公師藩樓機郝昌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之清
河鄃縣欲以攻鄴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
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
名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掠郡縣殺二千石長
吏轉前攻平昌公司馬模于鄴模使將軍馮嵩
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模甚懼廣平太守
焦國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司馬虓又遣兗州
刺史濮陽太守荀晞救之藩衆散走勒與汲桑
亾潛苑中頴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

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
起附勒勒率以應之屯於平石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公孫藩既死汲桑逃
還苑中復聚衆劫掠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
王頴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乃出成
都王棺載之車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以勒
爲前鋒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遂
與張泓故將李豐等進攻鄴城署勒爲前鋒都
督夏五月桑攻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至鄴時

鄴中府庫虛竭而東瀛公（晉書作新蔡王）騰資用甚饒
性尤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
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攻騰騰曰
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
憂也及勒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李豐
所殺騰子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投水死
是日虞及弟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
羊桓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諸名
家流移依鄴者死亡畧盡遂燒鄴宮火旬日不

滅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以巨萬計濟自延津
南擊兗州太傅東海王越甚懼使撫軍兗州刺
史荀晞及陳留內史王讚等來討桑勒攻幽州
刺史石勒於樂陵勒與戰敗死乞活田禮帥衆
五萬救勒勒遂敗禮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
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晉山陽公劉
秩死之山陽公漢獻帝曾孫也秋七月巳酉朔
越懼進次官渡爲晞聲援以討桑勒命晞爲前
鋒桑素憚晞乃於城外爲柵自守晞將至頓軍

休士先遣單馬示以禍福桑衆大震八月巳卯
朔晞擊敗桑勒于鄴九月戊申晞追擊桑勒于
東武陽大破之陷其九壘死者萬餘人桑與勒
弃柵宵遁退保清淵嬰城固守乃收餘衆將奔
劉淵冀州刺史丁紹邀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
奔馬牧勒奔樂平胡部大張匐督馮莫突等擁
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匐
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
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

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
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匐督等素無
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從之冬十月匐督等隨
勒單騎歸于劉淵淵署匐督爲親漢王莫突爲
都督部大以勒爲輔護作漢將軍平晉王以統
之勒於是命匐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
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
淵屢招不至勒僞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
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
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
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部衆歸淵淵加勒
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十二
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東瀛公騰
復仇斬汲桑於樂陵一云平原棄成都王顒棺於故
井中顒故臣收葬之
永嘉二年春二月庚子勒寇常山晉安北將軍
王浚出兵擊討爲浚所敗夏四月淵使劉聰攻

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
軍將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
壺關失據秋九月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
鄴奔于衛國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屯兵東燕以
拒勒冬十月勒與劉靈閻麗等七將帥衆三萬
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
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
士其餘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劉
淵僭稱尊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
都督王如故已酉勒入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死
之進寇趙郡殺魏郡太守王粹死
亭田稚於中丘皆殺之
永嘉三年春三月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夏四月勒進軍攻鉅
鹿常山殺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壘壁百餘衆
至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引趙郡張
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刀膚張敬爲股肱夔
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

豫等爲將帥使別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
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來
降附秋九月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
高陽諸縣降者數萬人晉安北將軍王浚遣天
水將軍祁弘帥鮮卑段務勿塵等十餘萬騎來
討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浚
因分遣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
守宰以撫之冬十一月勒寇信都陷長樂殺冀
州刺史安北將軍王斌因屠黎陽王浚自領冀
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帥
衆討勒勒燒營并粮廻軍拒之次于黃牛壘魏
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冀州郡縣百餘壁皆陷
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
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淵授勒
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
讓公不受與閻羅攻陷圈苑市二壘皆陷之羅
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
馬坑男女三千餘口乙亥夜洛陽有白氣如帶

自地升天南北各二十丈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
永嘉四年春正月王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
豫兗州二月勒東襲鄄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
爲其部下所殺因攻倉垣襲陷白馬殺車騎將
軍王堪遂北濟河攻冀州廣宗清河平原陽平
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夏五月勒寇汲郡執
汲郡太守胡寵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
康六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
馬毛皆盡秋七月劉聰圍河內太守裴整勒幸
騎會之攻寇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征虜
將軍宋抽救巨勒留諸將守武德與平北大將
軍王桑逆擊巨于長陵巨懼請降勒弗許巨踰
城遁走爲軍士所執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
數梁巨罪而殺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
皆請降送任九月河內人樂仰執裴整叛降於
劉聰時劉淵死劉聰卽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幷州
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
辭將軍乃止冬十月漢河內王劉粲始安王劉

羅及王彌率衆四萬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
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等
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長驅入洛川粲
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皐關壬寅勒圍
陳留太守王讚于倉垣爲讚所敗退走河北屯
汶石津壬子東海王司馬越羽檄徵天下兵帝
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緩則
無及矣既而莫有至者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
于繁昌殺之將至宛北攻幽州幽州刺史王浚
遣鮮卑段文鴦帥騎救之退還河北浚又遣別
將王申始帥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勒於汶石津
勒乃燒船棄營引兵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
石門濟河攻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引兵
掠漢沔長安侯脫馮翊嚴嶷南安（一作新平）龐寔等
各起兵江淮間受聰官位各帥其黨攻諸城鎮
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如等聞勒

之往懼遣衆一萬屯襄城拒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進至南陽遂屯苑北侯脫據苑王如據襄如素與脫不協懼勒之攻襄遣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乃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懌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侯鷄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幷其衆軍勢彌盛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懌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師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十一月東海王司馬越專權擅政懷帝惡之乃詔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苟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祖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爲國藩鎮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

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
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罹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
除國難稱朕意焉睇得詔遂移檄諸征鎮州郡
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逛于汾陰石
世龍階亂于三魏荐食幾甸覆喪鄴都結壘近
郊仍震兗豫害二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
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睇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彌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
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刻今月二日當西濟黎
陽即日得榮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
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
守裴整爲賊所執寇衛關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
危甚于累卵承問之日憂嘆累息睇以爲先王
選用明德庸以童服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
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
夫翼奬王家勠宣一作力帝室雖蹈湯火大義所
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睇

雖不武首啓秣馬畏戎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勒得移檄乃大怒曰誓不與此賊共生天壤間也十二月勒遣別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閉城自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苟晞還登城望之乃有懼色與嶷連戰嶷輒破敗後簡精銳與嶷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于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召募得數千餘人

永嘉五年春正月勒謀據江漢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勒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悉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繼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畏糧卷甲渡沔癸酉轉寇江夏江夏太守楊岷（一作峴）棄郡奔武昌勒因進攻夏口晉明威將軍朱伺鐵面自衛以弩的射勒大帥數人皆被殺軍士並以磊石弓箭如雨所向摧破勒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逐水上下以

邀伺軍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將尋至勒兵崩退皆棄船投水死者百數勒還長沙伺追至蒲坂（一作坂）不及而返二月勒北寇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勒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又攻汝南汝南王祐奔建康夏四月戊子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之及於東郡苦縣寧平城

衍遣將軍錢端出兵拒勒爲勒所敗端死衍軍大潰于是數十萬衆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無一人得免者遂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澹子散騎常侍哀王詰西河王喜新野王劭梁懷王禧（一無懷字）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凱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

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說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夜使人排墻塡殺之剖越柩焚其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王

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左衛將軍何倫右衛將軍李惲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越妃裴氏及世子毗出自洛陽從者傾城所經暴掠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并公卿士皆斬之何倫奔下邳李惲殺妻子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於吳氏久之渡江六月癸未勒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皐關會劉曜王彌同寇洛陽晉師屢敗死者甚衆洛陽遂空勒引兵還時有田六出者愍懷太子妃王氏進賢侍兒也

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
婦司徒公女義不爲逆胡所辱胡羌小子敢干
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
投河中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幷州刺
史勒固辭不受秋七月平陽李洪聚衆數千圍
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殺寇
軍將軍王讚於陽夏擒之以爲
九月勒攻
從事中
亥襲破陽夏至于蒙縣執大將軍
苟晞及豫
王端鎖晞
頸以爲左司馬河東太

守鄧攸時亦被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
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
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
辭乃命勿殺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
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
給車馬勒每東西征伐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
犯之者死攸與胡隣穀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
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
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

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及勒過泗水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勒與王彌外相親而內相忌彌納劉曜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乃爲書使曜徵其將曹嶷於齊且邀勒共向青州曜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得彌所與嶷書潛殺曜而彌不知會彌將高梁徐邈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弱及聞勒獲晞彌心惡之僞卑辭使賀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而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悔之其何所及邈等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也勒從之遣使與乞活陳午相攻于蓬關彌亦與劉曜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

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公人傑將爲我害當早除之勒因廻軍擊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相疑勒引師攻陳午於魯口（一作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乃問計于張賓賓曰英雄不並立宜早除之冬十月勒詭請王彌讌於已營彌將行長史張嵩諫曰石公卑甚言甘不可信也願公勿往自可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爾彌曰石勒一豎子爾何能爲也不聽遂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時將軍郭黑略獲天竺沙門佛圖澄以莫有道術甚尊重之略每從征伐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

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
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
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
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吾也遂召見之問曰
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
爲徵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鉢
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彩曜日
勒遂信服澄因進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
四靈表瑞政敝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

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也勒
于是敬信甚篤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遂攻陽
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苟晞及弟純月餘殺之
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十一月勒引兵攻
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
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
鬻平原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至是遣長史
張儒并其從子虎送之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
誕稟雄姿勇畧自然夫呼于紛擾之中奮臂於

駭亂之際發迹河朔捲寁豫飲馬江淮折衝
漢沔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
民畧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
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
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
則爲賊不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勁而
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
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宙
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
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
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
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
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
有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
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將軍以天挺之資（一作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

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温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舉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逢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神機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口陳一作所具勒得書報現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效一作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現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是年勒復置雍州

永嘉六年春二月勒于葛陂繕宇室課農造舟將攻建康會大雨歷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時前趙嘉平二年也晉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

軍都督諸軍討勒汝陰王熙爲勒所害三月癸
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
勒檄書朝夕繼至勒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
請先送款于帝（一作膚）（作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
軍退徐更圖之勒怒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勒
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
十餘人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
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一作發）壽春斬吳將頭據
城食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

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
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
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
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
既誅王彌不宜來此營建今天降霖雨于數百
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
平陽山河四塞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
懷服經營河朔河朔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
者矣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之爾彼卒聞廻

軍必欣于敵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
不利耶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軍徐還何憂進退無地
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
相輔佐當規成功若棄如何忽忽便相勸孤降此
計應斬然素知君仗特相宥爾於是黜膺爲將
軍擢竇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引
兵發葛陂還河北濟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佛
圖澄謂郭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不敗勒遣石虎率騎二千向壽春遏晉
運船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取之不復設備晉
伏兵大發爲紀瞻收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
餘人追奔百里前及勒軍軍中振擾謂王師大
至勒結陣待之瞻懼有伏兵不敢進擊退保壽
春夏六月勒自葛陂北行所過路次皆堅壁清
野虜掠無獲軍中大饑士卒相食行至東燕聞
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
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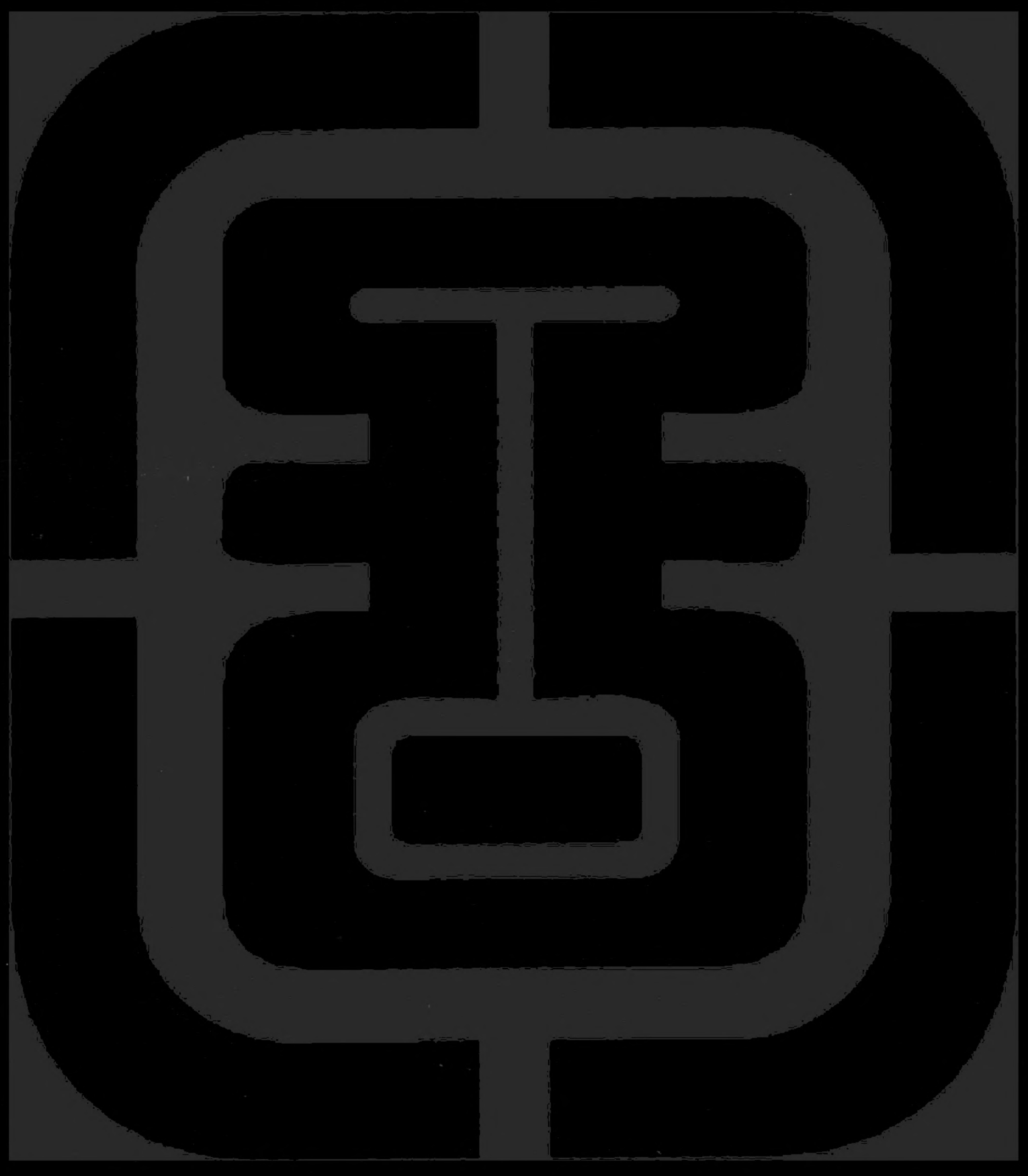
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秋七月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大破冰軍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晉并州刺史振威將軍劉琨字越石以兄子北中郎將劉演鎮鄴口勒既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勒勒諸將佐議欲都鄴將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曰劉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急而攻之未易猝拔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勁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禀平陽掃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天下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

地者亾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亾固存無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實復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送死于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然之于是上表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糧以輸襄國先是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革在左力在右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秋七月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食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冀州刺史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率遼西公鮮卑務塵世子段疾陸眷弟匹

碑文鴦從弟末杯部衆五萬餘攻勒於襄國時
城隍未修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
疾陸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
疾陸眷所敗勒走南陽復帥衆攻冀州疾陸眷
大造攻具將以攻勒勒聞之甚懼僉謂諸將佐
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寇來轉逼彼衆我寡
恐攻圍不解外無救援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
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陳于野與之決戰
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
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
何如賓萇俱曰聞疾陸眷剋來月上旬送死攻
北城彼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軍勢寡弱不
敢出戰意必懈怠今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
而末杯尤甚其卒之精銳悉在末杯所可且勿
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
賊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杯帳敵必震
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
杯既奔餘自權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

定也勒笑而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
門于北城既而疾陸眷攻城勒登城望之見其
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
擊之鼓譟于城上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
克而退勒懼問于佛圖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
明旦食時當擒末杯勒登城視末杯軍不見前
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杯豈可獲是公安我辭爾
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杯矣未幾末杯逐北
入其壘門伏兵俱出遂生擒之疾陸眷等衆皆
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
疋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間
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
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
所怨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從送鎧馬
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并以末杯三弟爲質
而請末杯諸將益勸勒殺末杯以徇之勒曰不
然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
使爾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

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遣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讌飲誓爲父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時佛圖澄力勸勒遣柸還遼西柸感勒厚恩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署爲將軍遣衆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又遣天水將軍祁弘討勒及于廣宗時大霧四塞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勒遣叅軍閻宗獻捷於劉聰使王述煮鹽於肆飛城是年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佛圖澄知之令人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遂大興佛事

春秋卷第十一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